你可以像这些老爸一样培养『会写的孩子』

四对作家父女合著“成长回忆录”

今日女报／凤网记者 张秋盈

距高考还有20多天，这是无数家长最为紧张也最为期待的日子。此时，一批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带来的刷爆朋友圈的优秀高考作文又将横空出世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成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十数年努力的结果。比如，接下来要出场的“文二代”们。

近日，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“文学家风”系列丛书，每册都由女儿和父亲共同创作。特别的是，这四册书的爸爸们都是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而这四名女儿如今也都在文坛上赫赫有名。四对作家父女在书中分别讲述了文学梦如何在亲子之间传递，两代人如何相互教育、相互影响。这些成长故事，除了间接回答了“如何成为作家”“怎样提高写作水平”等一系列家长关心的问题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文学对家庭教育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6月8日，“文学家风”主策划人李碧梅以及父女作家们接受了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的专访，深度解析了这些“成长故事”背后的种种启发和思考。

他们的童年可能跟你一样“狼狈”

“文学家风”系列是新世纪出版社编辑李碧梅用时6年完成的一套丛书。四对作家父女也是通过反复遴选才成了这套家风故事的主角。他们分别是：董宏猷和董菁，孙建江和孙雪晴，孙云晓和孙冉，常新港和常笑予。在儿童文学等领域，他们都是来头不小的“大咖”。

董宏猷，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，儿童文学作家，曾创作《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》。女儿董菁以影评创作为主，著有《巴黎小姐的午夜》。这次，父女俩合作的新书叫做《80%的爸爸》；

孙云晓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，被誉为教育改革先驱，擅长写报告文学。女儿孙冉曾长期担任中国新闻社东京分社社长，如今是日本最大华文媒体《东方新报》的总编辑。父女俩合作了丛书里的《遇见文学的少年妙不可言》；

孙建江以文学评论创作为主，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、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奖等国家和全国性奖项二十余次。女儿孙雪晴目前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博士，也是在校教师。在“文学家风”系列里，父女俩合著了《闲聊也是正经事》；

常新港擅长儿童成长小说，共出版长篇小说十三部。女儿常笑予现在是一名童书编辑、儿童文学作家，著有《黑猫叫醒我》等小说。此次父女合著的新作叫《爸爸的两个童年》。

看起来，这些“文二代”们的“成功”之路似乎从出生就注定了。不过，当你打开这套书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，她们的童年也很狼狈！

像大多数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家长一样，董宏猷在董菁小时候，也喜欢逼她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到了周末，他还要把女儿关在房里写作文……

“我那时候害怕她‘失败’，所以轻视了她自己的选择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让她承受了由家长转嫁来的焦虑和压力。”在回忆女儿童年的成长经历时，董宏猷坦白自己也曾急功近利。

“把我关在家里写作文，那不是一种自愿的写作，强迫下的写作是不健康的，也不是一种合理的创作方式。”董菁说，直到初中父亲不再强迫她写作，反而让她有了很强的表达欲望。从小阅读广泛的她，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日子给杂志投稿，并特意写信向编辑老师说明这是她自己独立完成的，与作家爸爸无关。

“成长是一个过程，目标就是要‘成人’。因此，‘成人’比‘成功’‘成才’更为重要，‘成人’才是成长的正道。”董宏猷将这个反思和经验写在了“文学家风”系列的总序中。

而作为教育专家的孙云晓，也要面对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“叛逆”。孙冉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，足可上重点中学，但她却执意要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日语学校。原因是她当时看了很多日本的动画片，觉得“日语很好听”。

“做父母的谁不想让子女上重点中学？”孙云晓说，通过好几天的沟通，他发现女儿是真的有学习的热情和决心，尽管女儿只有12岁，他还是决定尊重她的选择。“后来女儿正是因为有了6年的日语学习经验，并经常参与中日文化交流，才能够成为特派记者。这也说明了她当时的决定没有错。”孙云晓说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孙冉特别沉迷于网络、电视，孙云晓也很无奈。后来，他采取了一个有趣的办法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，那就是“旅行”。“有一年，我特意带着她‘走三峡’，那里除了有风景和人文历史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船上根本没网络。”孙云晓笑着回忆，三天断网的船上生活，一家人谈天说地，至今仍是全家最美好的回忆。

“教育不是教条，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”李碧梅说，父女都具备“反思精神”，也是她选择这四对作者的原因之一。

不过，“文二代”们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，但在文学教育和家风传承上，却都接过了同样的“法宝”。

孩子需要一个爱读书的家长

法宝是什么呢？当你打开“文学家风”系列，看到他们的家庭照片，答案不言自明。在这四个家庭里，最不缺的就是书。

孙冉说：“我们家有9个书柜，是家里最多的家具。”孙雪晴的感受大致相似：“少年时光，我就是扎在书堆里……”而董菁最深刻的记忆，也是和爸爸一起逛书店。“爸爸总是热心地在书房翻翻找找，为我介绍书单。在我才五六岁的时候，就常跟他一起逛书店。”后来，即使董菁长大了，每次逛书店爸爸仍抢着为她付账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女儿们几乎从小就是在书的世界里长大。尤其重要的是，爸爸们不仅乐于给孩子买书、为她们推荐书，他们自身也爱看书，会和女儿一起看书、交流阅读体会。

比如爸爸孙云晓在孙冉的眼中，最先想到词总是“勤奋”。“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工作，很少看到他守着电视消磨时光。就连全家出去旅行，父亲都要带着书稿，利用路上的零碎时间看，几十年如一日。”

而常常和爸爸打打闹闹的常笑予也发自内心地认为，自己的文学萌芽与父亲的耳濡目染息息相关。“我一岁的时候爸爸还用稿纸写作，看他每天伏案疾书，有样学样，趁他不在，我把稿纸上的每一个格子都用钢笔画上圈。后来长大一些，爸爸去书店就会带我一同去，他看他的，我看我的，最后带着各自的‘猎物’回家。”常笑予认为，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，让孩子觉得读书和写作是一件大人爱做的很酷的事，孩子自然想尝试。

“文学教育和家风传承在他们的家庭中是相辅相成的，文学拉近了两代人心灵上的距离，也为家风传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”李碧梅认为，这也是“文学家风”系列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之一。

普通家庭也能用上的办法

作家父亲培养出作家女儿，看起来并不是一件特别意外的事，也许，我们更关心的是，对于更多的不是从事文学工作的父母来说，树立爱读书的家风可能吗？

“当然可能！”作为教育专家，孙云晓肯定地说，并以女儿是如何成为记者的为话题，分享了他的教育经验。

首先就是大量的阅读。“现在家里都有买书、看书的条件，家长最好和孩子一起读。”其次，可以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的社团，校刊、学生通讯社等。“孙冉在学生时期，就参加了很多小记者的活动，从而有了大量的写作实践。”同时，孙云晓强调，真情实感是引导孩子写作的前提。“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都会觉得写作文、写周记很难，因为畏难，所以排斥。家长在引导孩子写作的时候可以鼓励孩子，写她熟悉的、具体的、难忘的事情，这样孩子才会觉得得心应手。”

孙冉写第一篇3000字稿件时才读小学五年级。文章讲述了家里养的一只小兔子，被隔壁的小弟弟“干死了”，两个小孩为了挽回小兔子的生命，进而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。“那篇文章有很多细节，读起来一波三折，很感人，这就是真实的力量。”孙云晓说。

孙建江同样也认为，家长应该鼓励孩子记录真实。他记得，女儿念小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，大意是说，放学回家发现沿途的墙角下每隔一段就有一小堆粉红色的小颗粒，她问妈妈这是做什么用的，妈妈说，杭州在创建文明城市，粉红色小颗粒是灭鼠药。后来，她为此写了一篇作文，文末感叹说：“原来杭州的老鼠真多啊。”

“老师批阅作文时，在最后这句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红线，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大约是说，应该写清洁卫生、人人有责什么的才好。但我一点也没有责怪她。作文贵在真情实感，尤其在低年龄阶段。如果不鼓励孩子讲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以后的写作很容易往空洞无物、虚情假意方向发展。”孙建江说。

除了单纯教孩子“写作文”外，李碧梅希望，这套“文学家风”系列能带给读者更多教育上的启发。“做父母的，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，你得让孩子看到你在为这个家不断努力。其次，父母都应该和孩子共同成长。”

李碧梅认为，这套书里的四个爸爸其实就都是这样做的。“看了这四本书的读者，如果能和作者一样，和孩子记录共同成长的点滴，不但能促进孩子的写作热情，还可以大大提升亲子关系。”